



## 大会

Distr.  
GENERALA/50/482  
12 October 1995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第五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45中美洲局势：实现稳固持久和平程序和形成和平、  
自由、民主和发展区域的进展秘书长的说明

1. 本文件载有联合国危地马拉人权和关于人权的全面协定承诺的遵守情况核查团(联危核查团)团长的第三次报告。本报告同团长前两次报告(A/48/856和Corr. 1和A/49/929)一样,详细报告迄今为止核查团在该领域执行任务期间注意到的种种问题和取得的进展。

2. 本报告所述期间为5月21日至8月21日,就内容而言,本报告的格式同前两次报告相同,详细说明了执行有关建立体制各项目的最初步骤。按照惯例,我会将本报告副本致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并请他转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3. 我感谢危地马拉政府和危地马拉民族革命联盟(民革联)的继续支持与合作,否则这一工作将无法完成。同样地,我深深感谢危地马拉和平进程之友(哥伦比亚、墨西哥、挪威、西班牙、美利坚合众国和委内瑞拉)对核查团不断提供宝贵支持;感谢阿根廷、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典政府提供其军事人员服务。

95-29217 (c) 251095 251095 301095

29217 01

## 附 件

### 联合国危地马拉人权和关于人权的 全面协定承诺的遵守情况

#### 核查团团长的第三次报告

#### 一、导 言

1. 自根据大会1994年9月19日第48/267号决议成立以来,联合国危地马拉人权和关于人权的全面协定承诺的遵守情况核查团(联危核查团)一直执行其监测危地马拉政府和危地马拉民族革命联盟(民革联)双方于1994年3月29日签署的《人权全面协定》的遵守情况。

2. 本报告所述期间为1995年5月21日至8月21日。核查团继续收到据称侵犯权利的控诉,根据其任务规定,进行建立体制的工作。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除了挪威认捐100万美元外,信托基金收到美利坚合众国捐助500 000美元,丹麦捐助200 000美元以及瑞典捐助1 000万克朗。

3. 按照《全面协定》,双方继续举行双边会议。团长继续同共和国总统和在墨西哥同民革联领导人定期会谈。同样地,核查团一直与其对应的政府部门,总统人权委员会保持密切关系,并与参与保护人权的各部及国家机构举行定期会议。

4. 在1995年3月31日签署的《关于土著人民的特性和权利的协定》中,危地马拉政府和民革联同意请联危核查团监测与人权有关应立即加以执行各方面的遵守情况。因此,应秘书长的请求,团长已就所需资源作出评估。

5. 在经由1995年6月29日秘书长说明(A/49/929)转交大会的联危核查团团长第二次报告印发后不久,秘书长提出了进一步报告,其附件为团长对所需资源的评估,其中建议将核查团任务期限延长六个月,至1996年3月18日为止,并请增拨资源以确保有效执行新增的任务。

## 二、核查团作业的环境

6. 在所述期间,核查团的作业环境包括下列因素:由于11月的选举在即而加紧进行政治活动;民革联宣布在选举前停火两周;缺乏公共安全和持续的暴力行动;共和国总统宣布即将遣散军事人员;私人墓地掘尸事件达到高潮;关于电话窃听行为的争议;政府同民革联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以及各不同政党在孔塔多拉、巴拿马关于尊重可能达成协议所作的承诺。

7. 核查团第二次报告受到新闻界和危地马拉社会各部门的欢迎,各方认为这一报告客观、公平和公正。

8. 目前的选举过程支配了该国的政治议程,这一过程将于11月12日达到高潮,届时将选出共和国的总统和副总统、国会和中美洲议会代表以及市政机构成员。如果没有总统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选票,则将于1996年1月7日在获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当中进行第二回合选举。

9. 同前几次的选举相比,从政党和候选人的登记显示了该国近年来一直未参与选举过程的一些部门的参与。例如,新危地马拉民主阵线的成立以及许多民间选举委员会,为市级参与的法律机制。民革联敦促公众去投票并已宣布1月1日至13日期间停火。拉米罗·德莱昂·卡皮奥总统也同各政党代表会谈,以鼓励大众前往投票。不过,选举过程必然受到武装冲突的不利影响。

10. 至于候选人登记,截止日期为9月13日,对曾被控谋杀豪尔赫·卡皮奥(第67段)的卡洛斯·洛佩斯·希龙和涉及各种犯法行为为有关当局通缉的前最高法院院长胡安·何塞·罗迪尔·佩拉尔塔的候选资格仍有争议。

11. 社会上继续呈现暴戾和不安的气氛,表现于绑架和暴力致死事件比率偏高及火器的扩散和使用。暴力行动甚至夺去了妇女和儿童的生命,其中包括一名墨西哥外交官的儿子,私人警卫公司和自卫团体如街坊守卫团体的数目日增,据各种来源

报道,目前在国家一级已有1 200个以上。

12. 6月30日,共和国总统宣布决定遣散约25 000名军事专员,自9月15日开始生效,核查团强调执行这一措施的重要性。核查团前几次报告及人权活动分子,特别是独立的联合国专家Monica Pinto都一再指出军事专员参与处理侵犯平民的种种暴力、骚扰和威吓行动。

13. 共和国国会通过旨在改善人权情况的两项法律:法令17-73将酷刑列为刑事犯罪,而法令60-95批准《减少受武装冲突影响地区居民面临危险(勘察和扫除地雷和其他爆炸装置)法案》。

14. 公众还注意到在Las Dos Erres、Peten和Cuarto Pueblo、Quicke私人墓地进行掘尸的行动,这是为了认清1982年在上述地点屠杀大批居民的情况。在这方面,国防部长公开表示,埋葬在危地马拉私人墓地的尸体可能超过40 000具。

15. 国会内关于政府官员电话录音的丑闻导致关于窃听电话的辩论,窃听电话是违反宪法保障的电话交谈隐私权的行为。共和国副总统向新闻界宣布,这种行为并不违法,国防部长申明军方有权在其认为有必要时监听电话。

16. 6月21日,在世界银行主持下,向危地马拉提供援助的各捐助国和组织在巴黎进行会谈。与会者表示支持联危核查团,是否提供援助将取决于谈判过程的进展及核查团建议的执行情况。

17. 最后,各主要政党公开表示支持谈判过程;8月22日,在中美洲议会安排的一次会议上,各方保证支持对签署国政府极为重要的任何协议。

### 三、核查对人权的尊重及全面协定 所作其它承诺的履行情况

18. 核查团负有核查任务,特别是核查经各方确认为基本权利的人权的尊重以及监测《全面协定》所作承诺的履行情况。核查团这一方面的工作涉及特别重要的现象,有助于更深刻地了解该国境内侵犯人权现象的根本原因。

19..政府是负责该国人权情况的主要法律和政治实体。此外,《全面协定》所载大部分承诺也由政府负责。不过,如第二次报告所述,核查团认为,为了跟上不同国家机构扩大保护和尊重人权范围的趋势,国家和民革联都应根据《全面协定》所作承诺尊重人权。

20. 本报告若干章节载有一些特定案例,但结论是根据总的成果作出的。如前次报告所述,结论不仅根据统计数据,也根据最严重情况显示的问题、国家机构的反应以及各方对核查团建议的注意。

#### 承诺一:对人权的普遍承诺

21. 关于这一承诺的履行情况是从《协定》列为优先权利的规定以及各方对核查团建议重视的程度来评估。特别是关于反对免除惩处的上述建议,除了协同总统人权委员会成立联络委员会之外,未能在政府方面引起任何倡议来付诸实行,拟订同建议有关的后续行动计划。

22. 同样地,民革联未对上次报告内任何建议采取后续行动。民革联指挥部在同核查团进行会议时甚至质询提出上述建议的理由。

23. 另一方面,政府和民革联继续同核查团合作。在所述期间的一个例子就是政府迅速决定确保核查团可在其中央办公室进行业务。

24. 核查团团长就1995年6月28日扣押五名国际人质(包括三名联合国人员)一事向共和国总统表示他的关注和强烈反感;这是旨在阻止难民返回Antonio Tzeja, Ixcan(第155段)的一系列违法行为之一。这一行动构成严重违反合作的承诺,并且显然未履行政府保障联合国核查团成员安全的义务(《全面协定》第22段)。核查团虽确认政府重新安顿这些返回者的行动,但对于有关当局未能有效处理这一违反行动及其所涉人士,并且联合国各工作地点完全没有关于这些事件的资料深表遗憾。

#### A. 分析《全面协定》给予优先考虑的各项权利的核查情况

25. 在1995年5月21日至8月21日期间,核查团收到了2 156项控诉,其中的424项被接受核查。与上一份报告相比,所收到控诉的数量增加了34%,但被接受核查的数量却减少了26%。

26. 在核查团成立以来所核查的1 282个案件中,有511个案件(或占总数的39.8%)已经结案。<sup>1</sup>这些案件中的46%已确定存在违反行为,在被接受核查的控诉中约有50%以上的案件正得到核查,以便为定案收集必要的资料。在调查事实真象和需承担负责者方面所遇到的困难,是在处理逍遥法外情况时的一个典型问题。

##### 1. 生命权利

27. 在报告所述期间,接受核查了156项关于违反生命权利的控诉,包括因违背法律担保而出现的死亡以及法外处决(49项),法外处决未遂(18项)和死亡威胁(89项)。核查团重申,它感到十分关切的是,在接受核查的控诉中最多是关于违反生命权利的控诉(36.8%),而且,受害者实际上丧身的案件比率正在增加。令人感到关切的另一个原因是,就前几份报告所述的绝大部分案件来说,由国家组织所进行的调查未能确定和惩罚那些需要承担责任者。

28. 核查团收到了若干关于残暴谋杀的控诉,如果受害者是一位公众人物,该事件则威胁到与受害者有关的人士和组织。另外,在对犯罪嫌犯或普通公民极度滥用权力的一些案件中,原来可以用合法手段加以处理的治安或私人问题,却由谋杀的简

---

<sup>1</sup> 当获得充分资料能确定是否已出现违反行为时;或者经核查确定某项控告是基于不准确的指控,或不属于核查团的职权范围时,则可结案。另外,如果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已证明因缺少资料而无法加以确认时,也可结案。在这最后一项假设中,如果得到新的资料,则可重新开始审查该案件。

单权宜之计加以解决,逍遥法外情况所造成的腐败影响,以及人们对于负责惩罚犯罪的执法机构没有效力的了解,都助长了这种趋势。

29. 当所涉人员是国家特工人员,或与国家特工人员有关系时,核查团注意到若干一再出现的情况:尽管有证据确认犯罪者,却没有发出传票或逮捕令;提供虚假的证词以便使调查偏离方向;草率进行内部调查,以便在不提交法庭审判的情况下宣布那些应承担责任者无罪;没有实施逮捕令;有人逃跑或躲避逮捕;对负责某项罪行的调查和起诉的机构官员进行威胁和骚扰,并对证人及其朋友和家庭成员或对促进调查的人权组织进行威胁和骚扰。

30. 应该指出的是,在这段时期里已经被揭露的许多案件涉及财政警察人员,而且,如前几份报告所表明,也涉及与军队有关的人员或在军队控制下的人员。其他案件揭露了那些犯罪或通过犯罪手段打击犯罪的非法组织的行动,只要允许这些组织继续逃避惩罚,它们将会威胁生命权利。

31. 司法部法医司司长的说法证实了这项事实,他指出,每天平均有10至12具尸体被运到停尸间,他们都有近距离的枪伤,通常是在头上,而且手上都有受捆绑的痕迹。

32. 在报告所述期间,死亡威胁的控诉主要涉及那些与人权组织有关的人士以及社会及政治领袖和公诉人。涉嫌犯罪者包括秘密组织,这些组织虽然声称要打击犯罪和逍遥法外的现象,却对死亡威胁负有责任。它们破坏对违反人权罪所进行的调查,迫使重要案件的公诉人辞职,并恐吓他们的亲戚以及新的受害者。

#### (a) 违反法律保障的法外处决或死亡

##### 案件1:

33. 6月24日,福音派教会牧师和在Chimaltenango的Kakchiquel长老会的人权委员会协调员Manuel Saquic Vasquez的尸体被人发现,身上有33处刀伤,喉咙被切开,并有遭酷刑的痕迹。尽管众所周知此人原先已失踪,但法官和警察仍目睹该尸

体被运走,被埋在一个没有标志的墓中。由于负责调查该案件的国家机构所出现的疏忽,使得挖出此人尸体的工作受到拖延。

34. 官方的调查将责任归咎于一名前任军事专员,并归咎于对 Pascual Serech 谋杀案的审判,Serech 是 Panajabal 人权委员会的创始人以及同一个长老会的成员。该案件不仅在调查方面被拖延,而且没有能够实施对被告的逮捕令,而被告却经常出现在 Chimaltenango。根据证人的说法,他将支持者集中起来,并向他们宣布,在谋杀 Saquic 之后,还将谋杀该教会的其他成员。公诉人办公室的司法官员和工作人员报告说,他们受到被告及其两个儿子的监视和威胁,后者属于军方人员。Saauic 的亲戚和同事也受到各种威胁。核查团团长认为这次谋杀对尊重人权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并指出,这不是一项普通的罪行,而是旨在恫吓那些为捍卫这些权利而工作的组织及个人的罪行。

#### 案件2:

35. 4月13日,Nery Lopez 的尸体在圣马科斯的 Tecum Uman 和 Ocos 之间的道路上被发现。在前一天,他在 Puente Melendez 的财政警察大楼对面的酒吧中喝酒时,与警察局局长发生争吵,后者将他带到财政警察的大楼内。经财政警察的内部调查,确定是警察局长将他逮捕并将他监禁。这是人们最后一次看到此人还活着。然而,直到该案件结案时,没有人被起诉,嫌犯却被任命为圣马科斯财政警察部门总管。

#### 案件3:

36. 4月20日,在圣何塞的 Escuintla,有两个人将 Martvin Martinez Corado 枪杀。若干名目击者都前后一致地作出相同的情况说明,并说出攻击者车辆的登记牌号码,说明这两人是来自该地区空降兵基地的军官。基地的副总指挥官确认,该车辆属于基地的一名军官,他在事件发生之后不久经过谋杀现场。在五天内,内部的调查确认,这两名军官是无辜的。自5月底以来,公诉人已依靠证人的证



词,辨认了该车辆,但尚未索取关于该车辆的官方资料。最重要的证人已成为骚扰的对象,并被犯罪所使用的同一车辆跟踪。该地区也曾出现任意处决未遂的类似案件,而且该基地的军官曾将受害者的家属说成是罪犯,这些都表明其动机可能是对罪行的非法打击。

(b) 死亡威胁

案件1:

37. 被称作“Bamaca 案件”(第64段)的公诉人 Julio Arango Escobar 在电话中受到若干次威胁。6月22日,这名公诉人的办公室遭人枪击,其办公室下边的大窗户被打坏。几个星期之后,他以个人的原因放弃了该案件。

案件2:

38. 6月28日, Xemal 志愿民防委员会的两名成员,用砍刀攻击并试图杀害在韦特南戈省 El Chorro 农民团结委员会的成员 Miguel Gomdinez Doningo。当他们没有得逞时,便指责他是一名游击队员,并威胁要杀害他。

2. 人身完整和安全的权利

39. 在报告所述期间,共收到87项关于违反这项权利的控诉,占有所有控诉的20.5%。许多控诉又是与酷刑案件有关,这是该权利受到侵犯的最严重类型。国家警察应对许多涉及在调查和起诉普通罪行期间采取酷刑和残酷、非人道或有辱人格做法的案件负责,由于官方在解释中歪曲事实,以便掩盖犯罪者,因此,使这种状况更为恶化。国家官员因各种目的所进行的威胁,包括勒索的目的,违反了人身安全的权利。

(a) 酷刑和其他残酷、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案件1:

40. 7月13日,埃斯昆特拉省 Pueblo Nuevo 的国家警察以抢劫未遂罪的指控,逮捕了 Juan Colindies 和 Antonio Rivera。这两个人说,警察殴打他们,并采用电击和戴头罩等其他手段,以便要逼供。他们被带到 Granja Penal Canada 监狱,一周之后,联危检查团看到他们受虐待的痕迹。地方国家警察局局长否认了这些事实,并指出,监狱拒绝接纳受伤的人员。但监狱典狱长却与警察的说法相矛盾,他同意受害者在进监狱之时已受伤的说法。经专业调查办公室的调查,已确认据称应负有责任的警官。

案件2:

41. 7月4日,应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的邀请在该国工作的美国公民 Daniel Sky Callahan,在危地马拉城中央广场拍摄一次农民示威活动时遭3名士兵殴打。他被监禁在首都第一区,直到7月7日晚上。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士将他扣留在一辆车中达一小时之久,并威胁他说,如果他仍留在该国,将受到报复。在将他释放之前,他们又打了他,尤其是在生殖器部位。医生说,一名穿皮靴者还踢了他的腹部、腰区和颈部。受害者离开该国,并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

案件3:

42. 7月18日,Juan Suchite Perez 被逮捕,并遭到萨卡帕省Gualan 国家警察的警官以及另一名平民的毒打。据受害者的说法,他们还试图在警察局对他进行性虐待,试图前来救援的亲戚在枪口下被拦在外边。警方说他脖子上的痕迹是自杀未遂留下的。根据监禁地点的状况来看,这种说法不太可能。迄今为止这项法律调查都没有发放任何逮捕令。

案件4:

43. 7月10日,在佩滕省 Santa Elena,三名国家警察的警官和两名平民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进入 Edgar Reina 的住宅,指控他犯有抢劫罪。几位证人说,他在去 Santa Elena 警察局的途中,遭到逮捕者的殴打。法官要求的医生证明没有提供,理由是“他已在被捕之后的第二天被释放”。警察为其行为所做的辩护理由是,此人打了警官,并试图逃跑,“由于摔到地上,因此才受了伤”。

(c) 危及人身完整和安全的其他威胁

案件1:

44. 5月15日,在托托尼卡潘省 San Cristobal,危地马拉寡妇协调委员会的成员乘坐几辆箱型车在从一次示威活动后返回途中,受到国家警察的警官拦截。警官在枪口下逼近她们下车,指控她们为游击队员,并威胁要逮捕她们。在将她们拘留45分钟后,警察要求她们付款,以便不逮捕她们,也不没收车辆。曾经有过类似案件的报道,涉及托托尼卡潘省国家警察在 Cuatro Caminos 警察局中的警官。

案件2:

45. 5月31日,在佩滕省 Poptun,林业部的官员和财政警察为阻止非法贩运木材采取了一项行动。一名驾驶专载木材的货车司机在表明他是财政警察警官之后,拔出手枪要阻止拦截。当这些官员将该事件向财政警察的检察官汇报时,他威胁说,如果他们继续采取这些行动,将会逮捕他们。

46. 核查团收到关于与军队有关人士对司法官员、被列为颠覆分子的人员或不参加自愿民防委员会巡逻的人员所进行威胁的新的控诉。

47. 另外,有人控诉危地马拉民族革命联盟(民革联)的分子为获得所谓“战争税”的费用(第148段等),而对农用土地所有者进行威胁。

### 3. 个人自由权利

48. 有43宗违反这种权利的投诉,这是投诉总数里的10.1%。任意扣押的负数很多,因此,再次使人注意,这种情况大部分在执法进程报告,有时候出现不必要或过份的暴力。这是 国家警察所干的,有时候也有文职人员在场,而且没有逮捕证,受害人也不是在受害现场逮捕的,警察的报告可能受到改动,从而看起来好象受害人在犯罪现场被捕,报告中出现错误情形,也许根本没有进行逮捕。同时,还有报告说,军事法庭人员、民防委员会成员和副市长等都有抓人,但是,他们都没有抓人的法定权力。

#### (a) 任意或非法扣押

##### 案件1

49. 1995年6月27日早上,军事人员在托托尼卡潘的切拉豪逮捕Luis Adubarado Cajchun,Agustin Vazquez Cop, Antonio casdtro Tax ,Pedro Puajpacaja 和 Santos Castro, 那时候他们正在打柴以供自用。一名军士强迫Alvarado 躺在地上,并且用枪杆子打他,然后他的枪走火,受害人被送到医院,这个人向太平绅士说明情况后,仍然被关压了两天。军方指出受害人当时在砍伐大树,并且以暴力抗拒逮捕,但是,在调查时发现,他并没有犯下这种罪行,却受到任意逮捕和虐待,特派团正在注意这项法律诉讼,其中存在很严重的漏洞。

##### 案件2

50. 埃尔基切的Buena Diego Tum Gonzalez 于7月27日被军事法庭人员、副市长和第二把手和民防委员会成员逮捕,目的在于逼使他付出罚款,原因是1994年11月和12月他没有执行巡逻任务。受害人被扣押在市长办公室的监狱中,共达24小时。由于没有抓人的法定权力,因此,抓人者这样作是因为其机构受到侮辱,但是,他们说明,采取这种行动没有受到未付罚款一事的影响。

### 案件3

51. 7月4日一位在韦韦特南戈一个巴士站被国家警察两位便衣人员逮捕,并且把他带到派出所。在他半裸时进行盘问,指挥干出抢劫行为,并且因为他是教员而加以羞辱尽管一项法庭命令于7月6日交给监狱官要求把他释放,监狱官喝醉酒,下令继续把他扣押一个晚上,后来受害人的亲属被逼向监狱官送红包,才在7月7日获得释放。

#### (b) 被逼失踪

52. 在这个期间被逼失踪的申诉案件有所减少,只剩二宗,目前正在进行调查。

#### 4. 正当法律程序权利

5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收到60宗违反正当程序的投诉,为投诉总数的15.1%。关于早先发生的案件,在法律调查或判决方面并没有重大的进展,特派团仍然对无法使正义申张的情况,特别是关于生存权利和人性尊严方面表示极极端关切。

54. 由于没有及时进行调查,因此,新案件和早先提出的案件的当事人都逍遥法外。对于一些很严重的犯罪行为,包括一些引起社会大众高呼抗议,或是在一些犯罪率很高的地区发生的案件,检察厅并没有进行调查,也没有指派一位检察官。注意到主管机构对于一些案件并没有听取证人的作证,而且没有发出逮捕证,尽管没有提出证据或其他理由,同时,犯下严重罪行的人居然可以逃跑,或者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得保释。

55. 根据核查程序来观察,大多数案件的调查工作绝少进展,或者完全没有进展。基本上是因为检察厅并没有决心或者能力来进行刑事诉讼,而且最高当局也没有大力推动所需的纠正措施。这种情况在与军队有关的案件中就特别严重,这种案件的调查工作就在压力下停顿下来,检察官抱怨,认为军方干预国家管辖的领域。在

面对这种压力以及严重的威胁时,当局没有及时采取行动,来对检察官表示支持。

#### 案件1

56. 关于Apolo Ariosto Carranza Valvar 法外处决的问题,在进行核查后发现存在一项法庭命令,把尸体隐埋,但不必对这个案件进行调查,.(第二次报告第39段),一个证人和从前与警察勾结的人对肇事者以及犯罪的情况提出新的资料。但是,在受害者的尸体挖掘出来后差不多两个多月才指派一位检警察官。

#### 案件2

57. 7月13日对 Juan Chanay Pablo 的案件进行依法调查以及搜集口头证供, Paelo是Colotenango农民团结委员会的成员,他在举行农民示威运动时,给民防委员会的成员打死。联危人权核查团注意到法官对双方的证人给予不平等待遇。辩方有15个证人,可以有3天来提出进攻,检查官方面有30个证人,只给一天的时间,而且没有派遣翻译员。

#### 案件3

58. 对1995年4月Gonavigua一个地方领导人 Maria Miranda Berdugo 和 San Isidro另一个人权组织的成员 Alfredo Temaj Perezen 而San Mercps作出威胁行为的案件基本上没有进行调查,检察厅只是向第18军区作出正式通知,询问疑犯是不是军事法庭人员,但是没有得到答复。最初负责调查这个案件的检察官说,假如他们是军事法庭的人员“由于他们享有特权,因此就不能传讯”。但是,特派团认为,威胁行为并不是“基本上属于军事的”犯罪行为,所以并不是完全军方管辖的范围,后来检察官表示同意,他在这种基础上必须继续展开工作,尽管稍有拖延。

#### 案件4

59. 4月25日Chiquimulilla 的国家警察在圣罗莎的市场任意非法逮捕Lucas Luch Pulul,并没有说明为什么逮捕他,他是埃尔基切族的未成年者。他在法官面前被

控参加了偷东西的歹徒集团,并且被送往圣罗莎监狱。7月6日他没有获得到辩护律师或翻译员的协助。他抱怨在监狱里被殴打,这件事也没有进行调查。在编写这个报告时,这位未成年者的法律卷宗已经失去,而且仍然受到非法扣押。

#### 案件5

60. 7月间卡瓦比尔农民理事会的Juan Mendoza 在韦韦特南戈监狱被扣押15天,Chejoj 民防委员会的主管指控他侵占土地,并且“以脏话骂人”。他无法在法官面前说明实情,或是回答所受的指控,因为他只会说“马姆土话,不会说西班牙语”而且又没有翻译员。

#### 从前的报告按照这项承诺引述的案件

61. 在审判民革联指挥官埃弗拉因·巴马卡的谋杀案时(第一次报告,第66和67段,第二次报告第66段)上诉法院在8月3日设立了一个军事法庭,以便听取检察厅的投诉,并且推翻军事初审法庭由于袒护涉案的15名军士而撤销投诉的决定。由于上诉法庭的军事法官拒绝签署这项决定,最高法院不得不另找法官来代替。根据美国国务院收到的报告显示,在对掩埋巴马卡的尸体的地点进行挖掘时,曾经3次中止挖掘,到目前为止,检察尚无法完成挖掘工作。的兵士的辩护律师施加压力,并且采取拖延手段,以便阻止其进行并且声称是共和国总统下达的命令。

62. 1995年5月11日检察官 Julio Arango Escobar 代为办理这个案件,他抱怨遭遇施加压力,谋杀的威胁和恫吓(第37段)。因此,人权顾问作出决定,要求主管机构通过必要合作和保证来协助检察官展开工作。最后在1995年8月1日,检查官提出辞职,一再向特派团说明,他没有得到所属机构提供适当的协助。在9个月内已经为这个案件派出3位检查官,但是,在调查工作方面显然没有任何进展。

63. 由于检察厅完全没有履行责任,因此,关于处决Myrna Mack 的案件(第1次报告第68和69段,第2次报告第64段)的调查工作仍然人员停顿。自从1994年12月以来,尽管没有任何妨碍情况,但是,没有派遣一个检察官来办理这个案件,也没有提出

刑事诉讼,因此,申张正义的权利受到剥夺。从委派一位检查官所受到的阻碍可以反映,检察厅的官员和律师都对参与办理军事人员的案件感到恐惧。

64. 在审判 Jorge Carpio Nicolle 的谋杀案件时(第1次报告第70段,第2次报告65段),于检察官1995年5月29日向国会证实,埃尔基切军区曾经有一份关于对这宗案件的内部调查的报告,但是,这个报告不见了,该报告是在1993年8月提交军事参谋部提交的。在这个罪案发生时,法官并没向国家警察前助理主任发出一项警告,前助理主任应当作为专家证人来作出陈述。但是,刚好在法官将要听取提供证据时,他就被保送美国进修。由于司法机构决定修改逮捕证,与涉及普通的罪犯,因此,调查毫无进展,不过,从记录中发现新的证据,使初期的假设不能成立。检察官和受害人家属都指称,有充分证据显示,这是一宗四重罪案,犯罪的形式是狙击,主要犯罪者是民防委员会的成员,这宗罪案具有政治动机,并不是象该国总统最近所说,是普通罪犯所为。这宗案件的检察官不断受到骚扰,而且是检察厅的最高层并没有作出坚决的反应的另一个事例。

65. Quetealtenango 的SanJuan del Horizonte 庄园,3个工人被谋杀的案件(第2次报告第67段)的审判并没有任何进展。7个月前检察长指派了一位检查官、一位法院干事和一位官员特别负责办理这宗案件,但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同时,Coatepeque 法院办事非常缓慢,例如对于请求讯问还涉案的国家警察的问题就拖延了3个月才作出答复。

66. 关于调查谋杀学生 Mario Alioto Lopez Sanchez 的调查工作(第一次报告第74段),检察厅和司法部都显得非常被动。尽管正式对国家警察提出控诉所余时间不多,但是,大都会的区域检察官对于调查副检察官的兴趣并不大;二审法院曾经好几趟采取拖延的办法。调查官员责任问题办事处展开的侦查工作在去年3月已经结束,并没有对国家警察在学生示威游行时所采用的行动计划进行分析,也没有对国家警察第5大队第二把手 Carlos V. Escobar Fernandez 的责任问题进行分析, Feranndez 后来由于卡尔罗斯大学和检察厅提出要求而在法院发布命令的情况下被



逮捕,这些情况可以反映国家警察不愿意对这宗案件进行调查。

## 5. 政治权利

67. 特派团收到一些具体有关政治权利的投诉,关于这一方面应当按照给少参与的传统以及充满暴力的政治环境来审查其实际情况。特派团特别感到关切的是,自从宣布举行选举以来,对于已经登记的政治候选人和知名人士作出的暴力行为:对于竞选国会一个席位的Moyuta(Jutiapa)市长被谋杀,(La Democracia韦韦特南戈)和San Lucas Toliman(Solola)市长的候选人案件;San Jeronimo (Ejaja Verapaz)两位展开竞选活动的行动者以及Peten一位政党高级领导人的案件;劫持Nuevo Palmar(Quetzaltenango)市长候选人的未遂案件;对竞选Momostenango(Totonicapan)市长候选人进行肢体攻击;对Efrain Rios Montt的房子展开攻击,并且对Chiquimula市长的官邸进行攻击。

68. 关于选举当局方面,特派团按照最高选举法庭的财务问题以及法官和官员的专业精神来评价社会大众对它的印象。同时,特派团又核查了其代表团和次级代表团顺利执行业务的情况。不过,由于选举法庭的办事处和分区办事处按照法律规定都只能设于各城市中,因此,住在边远地区的人都很难进行登记,因而造成结构上的困难,严重影响人民参与选举。

69. 关于在公民登记册登记的权利,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符合选举年龄的人民还没有登记,主要缺乏基本证件所致。这种缺点尤其以农村的妇女以及回归和流离失所的人民最为普遍。关于这方面,有关本国流离失所人民证件的法案仍然还没有通过(第二次报告第69段)。

70. 关于在11月举行的选举,选举名册已经在8月12日截止登记,但是,仍然开放提出修改,直到10月12日为止。根据临时的数字,选举名册所载人数超过360万,比1994年举行的全民投票的登记名册增加10万人以上(登记选民人数为3480196)从这

些数字反映,符合选举年龄的人民(18岁以上)有70%已经登记选举。

71. 在登记名册中男子和妇女的登记比例以及该国各省和都市的登记比例有很大不同,这些差异反映了政治动员方面的历史背景、缺乏基本证件以及促进更大参与是新的情况等问题。登记名册中的妇女比率约为40%,比全国人口的登记比率约52%为少。危地马拉、奇马尔特南戈、雷塔卢莱乌、萨卡特佩克斯、克萨尔特南戈等省的登记人数比全国的平均人数为多,其中以危地马拉省为最高达到48%。另一方面在佩腾、奇基穆拉、哈拉帕、索洛拉、圣马科斯、韦韦特南戈、埃尔基切、上维拉帕斯和托托尼卡潘等省的妇女登记人数比全国平均数字为低,其中最后一个省的比例只有22%。

72. 危地马拉、奇基穆拉、萨卡特佩克斯、圣罗莎、克萨尔特南戈、雷塔卢莱乌、萨卡帕;胡蒂亚帕和埃尔普罗格雷索各省的登记数字比全国平均70%的数字为高;以最后3个省而论,18岁以上的人民的登记比例超过90%。另一方面在伊萨瓦尔;韦韦特南戈、索洛拉;埃斯昆特拉;佩腾;托托尼卡潘;埃尔基切、上维拉帕斯等省登记比例比全国的登记数为低;以最后3个省而论,18岁以上的人民的登记比例为50%。

73. 关于担任公职权利,特派团考查了公民选举委员会的登记情况,登记的期限这8月12日,进行的情况很正常。按照最高选举法庭的政治组织司提供的数据,已经有144个委员会提出登记。特派团又密切注意不同政党候选人的登记情况,登记的截止日期是9月12日。

74. 关于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特派团正在监测竞选活动,尤其因为国家有责任保证所有公民可以全面享受这种权利,而民革联则有责任不要阻碍公民有效享受这种权利。

## 6. 言论自由

75. 在本报告所述时期,收到了三份关于侵犯这一权利的指控。所收到的指控多于上次报告所述的数字。其中一项指控与从事新闻工作有关。目前正在核实这项

指控。另外两项指控涉及为促进人权而工作的人的言论自由。

#### 案件1

76. 7月16日,联危核查团和Amatxel社区在Quiche举行的一次会议期间,马雅人法律保护办事处的一名成员开始宣读关于当地志愿民防委员会会议的各项报告。委员会负责人和若干成员试图阻止他宣读。他们称他无权编写或发表关于乡镇情况的报告。联危核查团观察员注意到,挑衅者夺走了马雅人法律保护办事处代表的文件并将其摧毁。

### 7. 行动自由

77. 有人对民革联成员提出了新的指控,说他们设立路障,限制行动自由,一些路障设在主要道路上,从而阻碍行动自由,并对平民财产造成毫无理由的损坏。核查团已经核实了这些指控。

#### 案件1

78. 6月25日上午,在通往圣罗莎EL Salvador的海岸公路的La Trinidad大桥上,五名身穿橄榄绿色制服的全副武装的人用卡车封锁了道路,向汽车轮胎射击。他们自称是民革联成员,并且说他们正在举行反对政府的公共抗议。四个小时后,警察重新开通了道路交通。

79. 在核查军人和志愿民防委员会成员所犯的与难民返回有关的其它侵权行为的过程中,还发现他们肆无忌惮地侵犯回归难民的行动自由。

### 8. 结社自由

8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虽然没有收到与工会活动直接有关的侵权行为的指控,但继续有人指控说,一些工人领导人或工人由于组织工会或争取工人利益而遭到威胁,受解雇或遭到报复,他们要求迅速有效地伸张正义的权利受到侵犯。另外还有人

报告了关于非政府组织结社自由权利的情况(第132段)。核查团正在核查这些组织寻求法律地位时所面临的行政障碍。

81. 虽然危地马拉法律保护提出起诉的有组织的工人并以司法命令强制要求雇主在24小时内召回被解雇的工人,但核查团核实,在一些情况下被解雇的农业工人在劳工法庭发出有关命令六个月后还没有被召回。

#### 案件1

82. 1994年10月,在Suchitepequez的El Arco农场的三名工会领导人由于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而被解雇。在核查过程中,获悉劳工法官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命令召回工人,又过了四个月才通知雇主。尽管如此,这些工人至今仍然尚未复职。其中一名工人提出指控说,他遭到威胁并被暴力赶出住房。但检察官办公室和Mazatenango警察局拒绝对这一指控采取行动。

#### 承诺二: 承诺加强人权保护机构

##### 法官和检察官办公室

83. 本报告所述期间的核查活动表明,法官和检察官也受到威胁、恐吓甚至受到人身攻击。通常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步骤保护法官和检察官,更严重的是,既不调查也不处罚犯有这种行为、协助或容忍这种行为的国家人员。

84. 联危核查团以前的各次报告都反复强调,法官和检察官受到恐吓、压力和威胁,其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但他们极少得到警察和其它公共官员的协助。政府虽然意识到这一情况,但没有拟订或执行同这一现象做斗争的政策,也没有及时采取所需的预防和保护措施。由于政府不采取行动,法官和检察官更加觉得其个人安全受到威胁,并觉得他们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没有得到支持。检察官Julio Arango(第37段)和Abraham Mendez(第一次报告第43段和本报告第93段)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情况。

### 对人权顾问的支持

85. 人权顾问公开表示,政府没有能够加强人权顾问办公室,因而违反了《综合协定》。核查团审查了这一意见。联危核查团还审议了总统的答复。总统在答复中承认人权顾问的意见有道理,并说这些意见为国家修订其决定打下了基础。总统还说,他已提醒他的部长们注意,他们必须遵守人权顾问的决议,《宪法》要求他们与他进行合作。经核查表明,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总统的指示并没有使国家机构改进态度。

86. 虽然核查团承认核准预算的责任在于议会,但核查团没有看到政府采取任何行动改善人权顾问的技术和物质条件,使其能够执行其调查、监测和后续的任务,以确保按照《综合协定》的要求在危地马拉享有人权。

### 承诺三: 承诺反对肆无忌惮的行为

87. 核查团认为肆无忌惮的行为是阻碍在危地马拉享有人权的最严重的障碍。在危地马拉人们日益深切关注这种行为,并希望对此采取行动。议会在同联危观察团讨论其第二次报告的会议期间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会上提出了一系列处理这一现象的法律倡议。肆无忌惮行为十分普遍,引起了社会各界公众的深切关注。因而成立了诸如“痛苦母亲”等组织。这些组织正在努力动员社会,并向主管机构施加压力,促使其结束这种肆无忌惮行为。一个十分积极的情况是,这些部门和其它部门,包括通讯媒介、教会和其它机构,已表示关注这一现象,说明人们日益认识到这个问题已变多么严重,有必要同其做斗争。

88. 本节分析肆无忌惮行为的组成部分,特别重视负责预防、调查和打击这种行为的机构。

#### (a) 负责预防和惩罚罪行的检察官办公室和保安部队的司法工作不完善

89. 核查团已指出,改进检察官办公室、法官和国家警察之间的协调应该是所

需的打击肆无忌惮行为的综合政策的一个关键内容(第二次报告第203段)。由于缺乏这样一项政策,缺乏协调的现象始终存在,似乎无法得到解决。更严重的是,由于各有关机构采取防守立场,各机构都试图将其不足归咎于其它机构:检察官声称由于他们没有得到警察的保护,因此无法进行调查;国家警察声称,他们缺乏法律权威和后勤手段来采取行动;法官声称,他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签发逮捕令。因此缺乏协调的现象就永久存在。仅仅凭上述意见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的特点。造成这一现象的真正原因是国家最高当局没有决定性的政策来克服这种人们通常看到的不愿进行调查和惩罚的情况。另一个原因是拥有法律责任采取这种行动的机构之间缺乏协调。

#### (一) 检察官办公室

90. 总的来言,对检察官办公室工作情况的核查表明,该办公室对制订调查罪行的战略政策所需的基本资料的理解很不够,不知道如何组织这项工作,与国家警察的关系很不好。这些因素是造成该办公室打击肆无忌惮行为的工作的弱点的结构原因。

91. 核查团还发现,在所审议的多数案件中,调查工作之所以陷于瘫痪,主要是由于有关机构显然不愿意对涉及军队成员、与军队有关的人员或保安部队人员的罪行提出起诉。一个例子是6月28日在Xemal乡的一支巡逻队的两名成员企图谋杀农民团结委员会的一个成员。事发两个月以后,由于负责调查罪行的检察官声称自己没有时间,因而至今尚未开始调查。

92. 核查团注意到检察官办公室官员不愿对控告采取后续行动的许多例子。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许多案件中提出控告的人被告知:“如果提出刑事诉讼,他们本人就必须承担调查的负担”,意思就是他们不仅需要支付检察官办公室调查的费用,而且还会冒失去生命的威胁。

93. 司法部长曾发表过强硬的公共讲话,许多人认为这预示将采取决定性政策来赢得公众对司法机构的信任。但司法部长的讲话尚未变成具体行动。例如,有一

次检察官犯了严重错误,可能导致不对十分严重的敏感案件进行司法调查(第二次报告第66段)。对此至今尚未采取任何有意义或惩戒性措施。甚至在罪行受害者是检察官办公室官员的案件中,检察官办公室也没有特别兴趣调查事实。一个很好的例子是Abraham Mendez案件。他是一名检察官,5月下旬曾两次在司法部长办公室受到总统工作班子成员的询问。对他的恐吓在继续,包括一天晚上对他工作的一个地点进行抄袭。他在检察官办公室没有自己的办公室。迄今为止,检察官办公室还没有调查这些行为,也没有调查1994年11月企图谋杀他的行为。

## (二) 法官

94. 上次报告指出,多数法官能以独立、司法正直的精神坚定地履行其职责。尽管如此,法官也有一些缺点,例如延误签发逮捕证,对交保释放采用过宽的准则,在涉及严重罪行的案件中尤其如此(第56段)。这些情况也鼓励了肆无忌惮行为。

95. 核查团更加关注的是有的法官显然作出了鼓励肆无忌惮行为的判决。涉及Solola的一名巡回法官的案件就是如此。6月份,该法官在几个星期内驳回了十几个案件,其中一些案件涉及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人员。核查团尚未得到最高法院为调查此事设立的特别委员会的结论意见。

96. 根据《宪法》,只有法官才有权作出司法判决,法官在司法系统内外都应保持独立,他们只对法律负责。联危核查团深切关注的是有人企图从司法系统以外以及从法官执行的内部程序中干涉法官的独立,因为这些作法影响到宪法的特别规定并有损于打击肆无忌惮行为的斗争。

97. 从司法系统以外对法官进行威胁影响到法官的独立。最高法院已经谴责了这一情况。此外,一审军事法官都在军事区内工作,受到从个人角度或从机构角度对其所审理的案件有兴趣的个人的影响或压力,从而也危及法官的独立。

98. 从内部来说,法官的独立性也受到一些问题的限制,例如不存在着持续原则。这些问题会损害法官在打击肆无忌惮行为的斗争中的作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

因可以是最高法院可能会在任何时候因任何原因重新分派法官,这会导致操纵法院工作,将某一法官调离特定案件,并会影响法庭的日常工作。例如仅仅在三个月中,就有五名法官主持Cuilapa第二个一审刑事法庭的工作,结果最后一个法官以工作没有持续性为理由,为司法调查陷于瘫痪这一事实辩解,说了解案件的唯一官员已经调走,而且没有人替代他。

99. 法官的独立性还受到纪律措施的损害。最高法院根据法庭监督办公室的报告采取这样的纪律措施,这些措施甚至包括解除职务。由于没有关于这一程序的规则,因此宪法法庭承认,有人违反了合法程序。宪法法庭已命令恢复一些被解职的法官的职务。

### (二) 国家警察

100. 国家警察指挥部通过其专业责任办公室继续根据自己的主动计划和联危核查团提供的资料,对参与侵犯人权的警官进行内部调查。核查团虽然承认这些调查是有价值的,但必须指出,虽然这些努力就其本质而言能有效解决具体案件,但不能取代所需的综合政策,也不能补偿警察在打击肆无忌惮行为的斗争中的机构上的不足。

101. 对警察工作有最大影响的机构上的不足是“(a) 人员不足;(b) 人员培训不足,缺乏执行工作所需的设备;(c) 结果动用军事基础设施来履行责任;(d) 限制警察调查的非法的外部压力;(e) 同检察官办公室缺乏有效协调,不能进行有效调查,对国家警察在新的刑事程序制度下的作用认识混乱。”

102. 除了所报告的腐败现象以外,资源很缺乏,警察的部署极为有限。所有这些在犯罪率很高的情况下使警察无法保证人民安全。在危地马拉警察与人口的比例是1:2200,而国际标准约为1:500。在危地马拉城约有2 000名警察,再加上其它特种部队的补充人力,而在各省首府警察人数很不够,同时缺乏交通、联络和通讯设施。

103. 国家警察追踪罪犯的能力受到严重限制。例如,核查团注意到,已经得到解



决的杀人案件不到5%，大大低于其它国家的数字。虽然据报告受拘留的人数相当多，但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是因为严重罪行被捕。这表明一个明确趋势是犯轻罪的人要受逮捕，而犯严重罪行的人或侵犯人权的人却能逍遥法外(第36段)。

(b) 存在着与犯罪活动和与金融或其他利益集团的非法联系，这和联系可能得到政府人员的支持、共谋或容许

104. 核查显示，本报告所述期间，各种非法团体继续进行活动，他们不仅逍遥法外，同时也属于《全面协定》承诺四的范围之内。其作法的特点可见于涉及侵犯生命权的案件，其中一些本报告已提及(第39至40段)。为进行谋杀和其他罪行而组成的这些团体之中有一些多年来不受惩罚地进行活动，促成和掩盖犯罪活动和参与所谓“社会清洗”行动，以犯罪行为取代保安部队的合法行动。

105. 在许多这种案件中，很明显军队或警察人员参与或共谋，而其行动并不总是有政治动机。遭到威胁的人不敢向政府机构提出控诉或作证，法官和检察官害怕调查犯罪团体这些事实显示一种畏惧的气氛，保证这些团体不受惩罚，使得非常难以将他们绳之于法，证明他们应受惩罚和对他们处刑。

106. 非法保安部队和秘密组织的活动也影响司法系统的运作，由于威胁和胁迫气氛不仅环绕法官和检察官，而且也环绕人权受到侵犯的受害人或其家属的律师和被告的律师。

107. 特别令人忧虑的是对作证或向警察、检查官或法官提供资料帮助查明犯罪行为 and 侵犯人权行为的公民进行威胁和谋杀。这种案件之一涉及谋杀检察官办公厅的一名官员 Sidney Geovany Lopez，在这个案件中，作证中的三名证人之一被谋杀，其他两个受到死亡威胁。检查官的公开声明指出90%涉及对社会有影响的行为的司法诉讼由于目睹者拒绝主动提供资料而受到阻碍。

案件1:

108. 核查团收到关于被认为是在 Baja Verapaz 的 San Miguel Chicaj 区域

活动的一帮匪徒进行谋杀和死亡威胁的一些控诉。这些控诉都指出多年来不受惩罚进行活动的这帮匪徒是由一名军事专员带头,其他成员包括军队人员。害怕被报复,受到威胁的一些家庭从其乡镇出走,拒绝向检察官办公厅或国家警察提出正式控诉。

## 案件2:

109. 1994年10月14日, Hector Rolando Tot 在 Alta Verapaz 的 Coban 汽车站被开着一部有极化窗玻璃的丰田牌 Hilux 车子的一批人所绑架;他现在在那里仍然不详。核查显示,根据联危核查团提供的资料,他是涉及政府人员的一项“社会清洗”行动的受害者。据知,受害者是在 Coban-Chisec 道路上一带活动的一帮盗贼的一份子。国家警察没有检察官办公厅也没有开始进行严肃的调查。这些机构之一表示,如果它采取这种行动,担心会受到报复。

### (c) 军队在反暴动和反颠覆活动方面享有的自主权,以及在这一领域,使用的程序和对这些概念进行广义解释的做法

110. 核查明确显示,这种逍遥法外的根源不仅在于与反暴动和反颠覆活动直接或间接有关的方面;其根源更加广泛和扩大至军队保护涉及腐化或一般罪行案件的某些成员。例如,尽管对某一高级官员的指控非常严重,(第二次报告,第39及其后各段),军队不仅对内部进行的调查及支持正义采取消极的态度,而且军队安排将该官员调任指挥或许甚至有更高威望的另一军区。

111. 一些调查人员和法官向调查团提出的控诉,连同关于有胁迫和威胁情事所收到的许多其他资料(第40和96段),以及军队没有遵守法律规定(第61段)也是与逍遥法外有关的因素。

112. 虽然本报告所述期间,军队将其军事行动严格限于武装冲突的范围,削弱这

种逍遥法外影响的一种态度,在某些方面它们继续声称人权非政府组织、人权顾问和联危核查团正试图解散民防委员会,并间接提到核查团的任务是暂时的,而军队是永远的,这促成民防巡逻队采取行动而逍遥法外。

113. 核查团认为军队成员参与裁判非具体军事的罪行妨碍了正常程序,因为政府的责任是调查和惩罚。本报告所述期间,发现武装部队成员介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显示核查团关于必须改革目前军事司法制度,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第546条的建议是特别迫切的。设立特别法庭处理非具体军事的罪行构成了与法制不相容的一项特权,因为所有被指控一般罪行的公民都不应该由同一法庭审判。

(d) 军事专员和志愿民防委员会(民防委员会)对农村社区的控制

114. 在第二次报告中,核查团建议政府不应该允许军队专员和志愿民防委员会成员继续行使政府根本和不可委托责任的职责,军事应该防止、调查和纠正它们所犯的侵犯和违反人权的行。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国总统在陆军节宣布他将命令解散军事专员,这一程序将于1995年9月15日完成。核查团认为这是一项积极的措施,但是它对危地马拉人权局势的影响也将视对屡次侵犯这种权利的许多军事专员未来的行动采取了什么样的保护措施而定。核查团将继续注意核查政府关于这一部门的未来行为是否履行其保护人权的职责。

115. 虽然总统宣布的精确范围还不清楚,这项宣布被解释为意味着专员将被解散。确实废除军队法的这一部分将需要国会通过修正案,政府在这方面的一项新行动已在进行中。总之,核查团认为必须进行一项在军队支持下并针对社区的宣传活动,解释一旦解散军事专员的工作完成之后的新局势。

116. 关于调查和纠正民防委员会的侵犯人权行为,并没有取得显著的进展。收到对他们的新指控,包括骚扰回归者村庄和胁迫定居者以影响其投票的报道。特别令人关切的是以下报道的若干案件中看出继续发生逍遥法外的情况。

案件1:

117. 于1994年8月8日签发并于1995年5月4日重新签发的对 Quiche 的 Txel 民防委员会头头 Ruben Cruz Lopez, 5 名巡逻队员和一名前任副市长的逮捕令到现在尚未执行。这些人被指控谋杀3个人并把他们非法埋葬, 他们的罪行有令人信服的证据。Txel 的邻居证实 Cruz 及其共犯目前在社区逍遥自在, 不怕被监禁, 他继续是民防委员会的头头并参加军事基地的定期会议。他也指控人权组织的成员是游击队和威胁谋杀受害者家属成员和任何人敢报告或作证指控他们的其他任何人。

118. 虽然声称军事专员和民防委员会成员不论基于政治或一般原因犯下侵犯和违反人权或罪行的一个原因继续是人们畏惧不敢说任何话。但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危地马拉负责维持公共秩序和司法行政的大多数机构要么不存在或非常脆弱。

(e) 个人持有武器现象泛滥, 并对此缺乏管制

119. 这个问题在有关《协定》承诺四的一节内讨论(第127和128段)。

将强迫失踪和法外处决定为犯罪

120. 1995年7月14日生效的新修订的刑法典将法外处决和强迫失踪定为特别严重的罪行, 并确立这种罪行的惩罚。核查团认为公布这一法典有助于政府履行这一承诺。

121. 不过, 在不妨碍尊重立法部门特权的情况下, 核查团认为如该法规定的, 将死刑扩大包括以前没有列入的罪行种类违反了《美洲人权公约》的精神与文字。

122. 而且, 核查团仍然没有证据证明政府已采取措施将强迫失踪和任意或法外处决定为危害人类罪。

承诺四：不设非法保安部队和秘密组织的承诺：携带武器的管制

123. 关于非法保安部队和秘密组织及净化和专业化保安部队的承诺在《全面协定》第三节“防止逍遥法外的承诺”中加以分析(第107及其后各段)。

持有、携带和使用武器

124. 前一报告确认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积极但不充分的措施(第二次报告,第109段),本报告所述期间没有采取新的措施。在商业公司便宜地出售武器和办理执照手续,随着武器签发执照,因为可以轻易符合任何一项规定。而且,由于没有限制大量武器和弹药进入该国,任何形式的武器和弹药都可以在黑市上买到。警察没收的所有武器之中90%是非法的,十件暴行之中有八件是以武器干出的。

125. 人民应该请求特别许可以携带武器和政府应该在核查实在需要之后才给与许可。控制和管制上述问题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制定严格立法,禁止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携带武器和禁止任何人挥舞武器,不论他们是否获得许可。也应该执行一套有效的控制制度来管制武器在市面上流通。直到武器的购买、持有、携带和使用受到严格控制,该国暴行事件发生的次数将不可能减少。

承诺五：承诺保证结社自由及行动自由

126. 本报告所述期间,核查团继续注意到人民目前自由选择是否属于联危委员会方面有一些进展。在这方面,应该指出, Peten 的, Sayaxche 区 Setul 镇民防委员会在军事专员的指示下解散,该专员决定不采用《全面协定》所规定的程序;在 El Tucan 军事基地指挥官在场下,委员会拟议一份文件,表明委员会正被解散,所有巡逻队成员都签了名。该基地取回武器和日志,从而民防委员会被解散。

127. 即是如此,在许多社区仍然有巡逻队成员继续把不愿意参加巡逻或是人权非政府组织成员的任何人叫作游击队员。在一些情况下,军队指出民防委员会成员资格是自愿的并解释人权监测组织的作用,特别是人权顾问办事处以及包括联危核

查团的作用方面的努力,取得积极的结果,胁迫和骚扰停止了。

128. 核查团在核查侵犯优先权利方面碰到民防委员会成员应负责任的大量案件和情报,正如有关承诺三的一节中已经充分讨论到,其一般特点是高度的逍遥法外。

#### 承诺六: 征兵

129. 根据收到的指控,核查团没有注意到任何强迫征兵的案件。在新兵役法生效之前,自愿服务是现行的服役方式。不过,自本报告完成之后,核查团获悉人权顾问收到了没有遵守这项承诺的指控。因此,核查团今后将审慎地监测这种情况。

130. 已发现并不是所有社区都认识到这种情况;在一些有限的案件中引起了关切和误解,但这种情况随着更完备的资料将能够弥补。

#### 承诺七: 保障和保护从事保护人权工作的个人和实体

131. 在审查期间,发生了影响保障那些在为促进和保护人权工作的人的情况。最严重的是 Manuel Saquic Pastor 被谋杀(第36段),其次是在这领域的其他人受到威胁。由于同样原因,与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有关的一个美国公民受到虐待(第44段)。一些在人权领域工作的非政府组织是与这项承诺不一致的活动的目标。此外核查显示一些人、特别是军队和民防委员会的成员继续认为这种组织的活动等于游击队和颠覆份子的活动,他们设法恐吓那些设法推动人权活动的人。

#### 案件1:

132. 自7月21日起,核查团开始核查人权法律行动中心--一个致力于保护人权的有名的非政府组织--的总部和成员受到不断监视的事。核查结果得知用于这种监视的车辆之一登记为总统工作人员的财物。

#### 案件2:

133. 在San Marcos 的 Sajquim 村,天主教堂作为其教育推广工作的一部分,提供成人识字班,使用强调人权的教材。军事专员在3月9日召集的一个会议上告诉学

生不可以参加那些识字班,因为其内容帮助游击队。在听了这些话后,很多学生不再去上课。

承诺八: 向人权受侵犯者提供赔偿和/或援助

134. 至本报告期间结束,核查团尚未收到关于负责设计援助人权受侵犯者的民用和社会经济性质的政府措施和方案的实体的任何资料。在第一次报告期间就要求这种资料,以便评价履行这项承诺的进展。

135. 鉴于全面协定未规定履行这个承诺的具体时限,也铭记着要充分和有效地执行这个协定必须克服的各种困难,因此上次的报告建议作为第一步应拟订一个行动计划。核查团关心地看到迄今没有迹象表示有关的政府机关已注意到这个建议。

承诺九: 人权和国内的武装对抗

13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核查团核查了人们指控双方违反承诺的控诉,这些控诉指控双方不尊重伤员、被捕士兵和战斗受伤的士兵的人权,也不履行结束平民痛苦的承诺。

平民痛苦

137. 已继续核查到民革联的行动违反结束平民痛苦的承诺,因它们攻击军事基地的行动置平民于危险中。虽然民革联声称这类行动给平民带来危险是由于军事基地的位置特殊,这些基地建在人口中心或靠近有人居住的地区,但核查显示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游击队的行动规划或执行不适当而产生危险。其中一些案件现列举如下。

案件1:

138. 7月21日上午3时,在Alotenango、San Juan Alotenango、Sacatepequez 的军营被民革联从前线用步枪和火箭推动榴弹7(手榴弹发射器)攻击,这次事件造成一名士兵被炮弹碎片打伤及平民房屋受损,并且明显地危及人身。

案件2:

139. 7月4日,民革联成员向在首都的仪仗队的军营发射手榴弹,其中一枚落在私人车房,使平民财物受损。这种行动特别严重,因为具有固有的危险,虽然幸而无伤亡的报告。

140. 还核查到地雷或爆炸装置爆炸造成平民死亡的案件。核查困难,特别是涉及要确定确切的来源或埋置那些装置的时间。下列案件突出,因其悲剧性的后果:

案件3:

141. 7月19日下午1时45分,在 Chujuexa II-A, Chupol 村镇和 Chichicastenango 市之间的路上在社区学校发生爆炸。这次爆炸炸死了 Nicolas Mendez Bat Cibal(11岁)及其两个兄弟--Victor Mendez Morales(10岁)和 Diego Mendez Morales(8岁),并且留下一个深1.1米、顶上宽23厘米的洞。

142. 关于减少受武装对抗影响地区居民受到的危险--方法是移走地雷及其他爆炸装置或使它们不能爆炸--的第60/95号法令的通过,是国会在消除这些装置的困难任务方面已采取的积极的一步,因它们在很多情况下造成平民伤亡。为了使提议的计划生效,还必须有关于埋置地雷地区、地雷、炸药或爆炸装置的准确的详细资料,陆军或民革联可提供这些资料给负责执行计划的机构。

143. 一旦展开选举运动,民革联就开始占据某些地点,通常也从事政治宣传活动。这些活动本身未构成违反全面协定,但在一两个案件中,如下面说明的,造成了平民或私人财物受到伤害,这就变成违反全面协定。陆军可能报复产生另一种危险。

案件4:

144. 7月4日,约100个民革联成员占领了 Quetzaltenango 的各村。在下午1时,载运 Transval 公司货物的一辆卡车的司机,显然认为他快要受到攻击,因此未在



Concepcion Chiquirichapal 附近一个游击队检查站停下来。在检查站的军官向该卡车射击,造成一个安全警卫重伤,该公司的会计轻伤。该司机在第二个检查站停下来,民革联的成员叫其他平民将伤者送去 Quetzaltenango。

#### 与“战争税”有关的行动

145. 核查团在其第二份报告中说,它已就所谓的“战争税”向民革联重申,在向它报告的征收这种税的案件中提及使用威胁,以及造成人们受伤,这些都侵犯了在全面协定下赋予优先的人权,同样的道理,侵犯平民财物的行动或报复都违反该协定的承诺九。联危核查团在完成第二份报告之后,便尚未发表之前,发表的公开声明中表明了它的立场。

146. 核查公开了人们不断指控民革联在企图征税期间使用威胁和损坏平民财物的行动。如第二份报告指出的,第三方利用民革联的这种作法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向个人勒索金钱的事实使这种形势更加复杂。

#### 案件5:

147. 5月31日中午12时,5个民革联成员在 Nichte 庄园 Sayaxche、Peten 出现,为了收战争税。当他们不能同那里的工头达成协议时,他们烧了庄园的拖拉机和无线电通讯设备。

#### 受伤和被俘虏的战斗人员

#### 案件6:

148. 6月22日,在称为 Nebaj 的 Boqueron Viejo 地方附近,属于志愿消防队的一辆救护车,载着三个穿便服的士兵,在前往撤出在前一个交战中受伤的士兵的途中,被民革联成员拘留了一小时,然后被强迫开回去,因而妨碍了撤出。

149. 从前的游击队员 Emilio Paau 在自愿投降后在 Peten 的军事基地里被人用香烟烧他(第二份报告第138段),被在军事区的士兵强迫签署一份文件,否认曾遭

到虐待,也拒绝对陆军采取任何法律行动。

150. 核查团目前正在调查与这项承诺有关的一些报告,包括民革联关于游击队员 Emiliana Patrocinia Mazariegos 死亡的报告,按照军方的说法,这是1995年8月13日在 Peten 的 El Bramadero 农场上的对抗造成的。根据治安法官的命令,尸体在隔天在解剖之前就埋藏了,借口是尸体已腐烂得很厉害。然而民革联的报告说,该战斗员是被活捉的。

#### 流离失所人士、难民和回返者

151. 核查团在履行职务时一直继续考虑到社会上最脆弱群体以及受到武装冲突直接影响的人口诸如流离失所人士、难民和回返者的情况,并且继续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合作使回返者在各省重新定居。核查团除了调查非法干涉这个进程的案件外,已注意到一些回返者的团体希望通过组织公民委员会或支持特定候选人参加选举。鉴于这种发展,将必须特别小心以确保这种公民参与自由地以及在没有干涉的情况下发生。

#### 案件1:

152. 非法干涉难民回到 San Antonio Tzeja、Ixcan、Quiche(第二份报告第143段)于1995年6月28日达到顶点,该日已在 Cantabal 教堂住了二个多月的一群回返者决定前往 San Antonio Tzeja。在距那里半公里处,他们遭到由一个平民率领的一群军事专员、民防委员会成员和其他人士暴力地拦截,1995年5月25日已向他们发出了逮捕令,他们遭到各种罪行的指控。这些人不仅干涉回返者的行动自由,并且展示武器以及向回返者和愿意收容他们的该镇居民作出死亡的威胁,甚至在70个警察面前拘留5个国际职员,这些警察无法阻止他们或拘捕首要肇事者(第27段)。

153. 6月30日,一个政府委员会访问了该地,几个星期后成功地劝回返者移到距 San Antonio Tzeja 两个半小时的一个地点。尽管这些积极的发展,调查透露那些应负责的人仍未被逮捕,恐吓的案件继续发生,国家仍未尽到保护回返者的权利的

义务。

#### 四、建立机构、国际技术和财政合作及提倡人权和教育

##### A. 建立机构

154. 《全面协定》的缔约各方认识到,需要在加强国家保护人权实体方面得到核查团的帮助。虽然该进程主要取决于当局在国际社会的合作下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核查团的核查活动有助于确定建立机构的优先事项。

155. 当法律因某些原因没有得到遵守时,建立机构则是至关重要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该进程必须考虑到各种机构和问题,并且必须与地方的对应单位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以便能执行这些项目。

156. 加强司法机构合作的前提是,具有司法裁判垄断权的每一位法官,都必须尊重人权的最后和最强的防卫力量,而且必须享有只受到法律限制的自主权和独立性。核查进程已表明,司法机构内外的因素影响这项原则的遵守,而且也影响诉诸法院的权利和法律诉讼过程中被告理由的抗辩。司法机构必须改进司法办公室的组织形式、法律资料系统和分配案件及审理过程服务的程序。

157. 1995年8月4日,联危核查团与司法机构达成了一项关于技术合作的框架协议。该协定规定要协助公诉检查官办公室,审议和执行改进司法资料制度的计划,并为加强司法训练学校采取各项措施。

158. 核查进程表明,公诉检查官办公室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机构方面的意愿去调查各种罪行,尤其是在极为重要的案件中。该进程也表明,大部分检查官不熟悉规划刑事调查战略和组织工作的基本概念,而且他们没有能够与国家警察密切合作。

159. 公诉检查官办公室与联危核查团/开发计划署联合股之间的技术合作协定,规定将在该办公室成立一个技术咨询股,其目的是要训练检查官。该股在组织调查、规划公开和口头程序的战略以及处理案件等方面进行指导和训练。此外,正在为检查官编写一本工作手册,并为便利其工作编制各种表格。在预定开设的8个课程

中,有7个已经开始,训练方案将得到扩大,以便将助理检查官包括在内。该协定的内容还将得到扩大,包括协助公诉检查官办公室理事会和检察长起草各种条例,尤其是关于公诉检察官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条例。

160. 核查团注意到,公诉检察官办公室尚未在危地马拉各地进行工作,该办公室严重缺乏资金和人力资源。根据1994年8月4日与最高法院达成的该办公室建立机构的项目规定,被告律师将在如何使用《刑事诉讼法典》方面等到训练,并将制定一项关于扩大公设辩护制度的计划。

161. 对人权顾问处在调查违反人权方面的支持,将集中在满足该处建立一项独立机制的需求,以便能调查各种报告,并核查民防委员会成员没有被迫加入这些组织的情况。联危核查团/开发计划署联合股将很快会与该处缔结一项关于加强调查司和土著事务司的框架协议。

162. 核查进程表明,国家警察在机构方面十分薄弱,而且需要进行彻底改革。核查团在加强该机构方面的合作,将集中在支持该国政府根据其所作的关于继续使保安部队纯洁化和专业化的承诺而进行的改革努力。与内政部和国家警察局局长所商定的项目,正在委内瑞拉政府和开发计划署的支持下得到执行,该项目将有助于加强调查领域和与公诉检察官办公室协调领域的工作。

163. 核查团的调查还表明,在诉诸法庭和辩护律师权利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以及缺乏法庭翻译的问题,最有可能影响到土著人。作为联危核查团在建立机构方面的合作组成部分,核查团将很快开始实施若干将对地方产生影响的方案,以便为在国家一级解决这些问题打下基础。

## B. 技术和财政合作

164. 国际社会也已财政合作的形式提供支持,由于丹麦政府提供20万美元,美利坚合众国提供50万美元和挪威提供100万美元的慷慨捐款,这项合作形式向信托基金提供了总数为1700万美元的捐款。

165. 1995年6月26日与挪威签署的合作协定,确认了将通过挪威促进发展合作署提供100万美元的捐款。这项捐款目前正用来继续进行公诉检察官办公室的建立机构努力(第162段),并在公设辩护人办公室中开始这项努力。这些资源也将能够为国家和国际咨询专家设立一项基金,并组织关于各种专题和关于人权宣传及教育的若干活动。其中一半的资源将用来支持传播《关于土著人民地位和权利协定》的资料。

166. 1995年8月4日所确认的美国政府的捐款,正用于训练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公设辩护律师及官员,并用来编写一项扩大该办公室的议程,以便能补充该办公室建立机构活动所需的资源。这些资源也将用来为最高法院的技术现代化方案提供技术援助,并支持司法训练学校的工作(第160和第163段)。

167. 目前,正通过谈判争取美利坚合众国提供另外50万美元的捐款,以便用于与《关于土著人民地位和权利协定》有关的建立机构活动。荷兰(26万美元)和瑞典(100万美元)所表示愿意提供的支持将很快得到确认。

168. 核查团与丹麦促进中美洲人权方案谈判关于在开发计划署的合作下,向人权顾问处提供对土著人民权利领域的支持问题。开发计划署已开始执行一项技术援助项目,丹麦促进中美洲人权方案的捐款将根据一项分担费用的计划被纳入该项目,并共同提供技术援助和进行监督。此外,联危核查团/开发计划署联合股在委内瑞拉政府支持下,已提供两名刑事调查的警察专家,并协调公诉检察官办公室与国家警察之间的工作(第165段)。

169. 检查团与美洲人权研究所签署了一封意向信,强调在建立机构、人权宣传和教育、土著人民的权利以及人权与人道主义法律比较研究等方面存在着相同的工作领域。

### C. 人权教育

170. 在报告所述期间,组织了66次人权训练研讨会和近250次关于各项协定和

核查团的非正式会谈。这些活动吸引了18 000多名与会者,这些活动是因为欧洲联盟难民、返回者和流离失所者国家委员会建立机构项目所提供的资助才得以进行。该项目的各项安排将在4个月内得到执行,费用为45 000美元,它是通过一项联合合作协定于1995年5月3日得到确定。

171. 教育和训练活动的对象既包括国家当局(检察官、法官和警官),也包括非政府组织的人权宣传工作人员。公众是关于人权的宣传和教育对话的对象,包括各组织结构的代表。

172. 训练活动已遇到严重的障碍,如文盲问题,尤其是妇女的文盲问题;不了解法治、民主、公正甚至人权和讨价还价过程的基本概念;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使得与公众的交流变得困难;缺乏翻译服务;政治上的分化;以及人们在接受联危核查团时所抱有的不切合实际的期望。在随后的阶段里,将需要使得各项目能加强提供人权教育和训练的实体。

#### 五.《关于土著人民的特性和权利的协定》

173. 《关于土著人民的特性和权利的协定》扩大了核查团的任务和职责,要求联危核查团核查对危地马拉法律承认的人权以及立即生效和应用的关于这个主题的国际文书的遵守情况。它还要求国际上在宣传该《协定》方面给予合作,并辅助该国政府努力履行其所负承诺。这在方面,核查团加紧进行关于新闻、核查和体制建立领域的活动。

174. 特别是在土著人民社区广泛宣传《协定》的内容是《协定》获得执行的先决条件,因此,核查团执行并支持各种宣传活动,首先是印制5000本《协定》案文。

175. 联危核查团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和玛雅文学院共同支持该国将《协定》翻译成9种玛雅文的工作;教育部和Lafael Landivar大学也参与了这个项目。核查团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资助举办讲习班,使来自不同语言

社区的翻译员在各种语言中所用的名词加以统一。和平委员会(合委会)也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

176. 核查团的区域办事处组织举办了讲习班和专题讨论会,推动有关《协定》的宣传工作,在未来几个月内还将展开更加紧密的宣传活动。

177. 核查团同所涉各方和土著组织进行了磋商,编写了关于核查《协定》遵守情况的指导手册,制定了进行核查的一般架构和程序。这本手册反映出对《协定》所做承诺的独特性质,承诺的重点放在体制、法律和行政的改革,是消灭事实上和法律上的歧视以及土著人民有效行使特定权力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协定》规定“所有与土著人民直接有关的事项必须由这些民族或与这些民族一道加以处理”,并且规定成立联合委员会,由同样数目的政府代表和土著组织代表组成,以便筹备最重要的改革工作,并成立其它论坛,以供参与和磋商。

178. 虽然对《协定》所作的大多数承诺都与人权有关,但只有经危地马拉法律承认并且不需要进行改革就能够有效行使的那些权利才被认为是有效的权利,可以由核查团核查。因此,在最终签订关于建立巩固持久和平以前,核查程序主要集中在平等对待和不歧视土著人民的问题。但是,核查团认为该国政府应当迅速开展磋商程序,或采取必要措施,来确保这些权利的有效行使。

179. 调查个人案例的程序会考虑到危地马拉作为缔约国的国际人权文书,特别是《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土著人民应享的权利,因此将重点放在文化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的歧视问题。联危核查团经由对情况的观察,同土著人民的组织、单位和传统权利机构进行合作,来核查对《协定》其它方面的遵守情况。

180. 为了提倡和保护土著人民的人权,必须特别注意国家和土著组织进行的建立体制工作。联危核查团在这个领域的优先重点是以《协定》为基础的:建立并加强可以保护土著人民的权利并保证按法定程序办事的机制和组织,以及加强土著机构并注意其传统准则。

181. 核查团的战略是打算履行这两种承诺。就本身来说,把重点放在加强下列的方案:加强保护和捍卫土著权利、加速利用司法制度以及反对歧视的机构的能力。通过联危核查团/开发计划署联合股,核查团设计了一个项目,来支持和加强人权顾问办事处土著民事务部。

182. 在基切省克萨尔特南戈和伊克西尔地区执行的其它项目是关于普通法办事处和双语翻译的。在克萨尔特南戈执行试办项目的目的是设计并在稍后执行一项关于管理法官和检查官的翻译和培训事务的示范项目。

译自西班牙文

(原文第30b至35页)

## 六、结论和建议

183. 核查团的结论是,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虽然在第二次报告中已经述及的某些积极步骤和态度仍然未变,但是危地马拉的一般人权状况仍然令人关切,并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倒退。

184. 平民严重缺乏安全感本身就已构成侵犯人权,因为它剥夺了人民免于在恐惧中生活的可能性,及其生命、尊严和自由不受侵犯的可能性。

185. 不受处罚同样破坏了法制的基本要素,它有害于合法性原则,该原则认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也有害于责任原则,该原则认为有关当局必定有人须为政府官员采取的一切非法行动负责。

186. 核查团认为,人们对第二次报告中提到的进展所抱的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幻灭。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核查团已经查出某些方面的人权情况已经恶化,原因是司法行政制度出现了危机。作出这种判断的根据是核查团已确定发生了残酷的刺杀事件,极端滥用权利的情况,恐吓检察官,未执行逮捕令,更不用说个人和组织为保卫和促进人权而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况。司法系统的危机以及不按法定程序办事已经到了极端严重的程度,大多数指控的违反人权事件都发生在令人胆战心惊的环境下,因



而直接影响到政府对付犯罪者的能力。

187. 核查团根据本身进行的核查作出的结论是,生命权仍然受到最严重的影响,由于国家不履行其保护生命的责任,因此国家机构无法行使其防止、调查、审判和惩处罪行的神圣职责,致使环境变得更加危险。

188. 核查团进一步的结论是,政府未能充分保证个人的尊严和安全的权利以及自由权利。核查团已经查明有一些严重的酷行和任意判决或非法拘禁的案例未能得到调查。一再出现这种行为以及有关当局纵容也纵容不受惩罚的人。

189. 核查团通过核查程序得出的结论是,努力提倡和保护人权的人继续受到虐待和恐吓,Pastor Manrel Saguic被刺杀及其后作出的威胁使得人权活动分子和人权组织更难展开工作。这种不幸的事态发展是那种以破坏活动来代替保卫和提倡人权的说法产生有害影响的一个例子。

190. 核查团通过核查显示,犯罪组织的力量以及为警察或个人讨公道的犯罪人士的力量,不论他们是否同政府有联系,都比负责防止罪行的机构的力量来的大。只有在犯罪分子和犯罪团体在它们采取行动时不再不受惩罚以及因确定司法机构能力薄弱而受到鼓励,也就是这些司法机构能够果断行事,采取他们可以和必须采取的步骤的时候,这种现象才能得到扭转。

191. 由于非法团体和阴谋组织一再犯下罪行,而这些非法团体经常与政府官员有连系,因此核查团被迫再次建议该国政府对这类团体进行鉴定然后予以解散并加以惩罚,调查它们同国家官员或机构可能建立的关系,履行政府应当履行的职责。核查团还认为针对这些团体进行的调查工作应当把重点具体放在已经指明的某些特定的敏感领域,例如贩毒、偷车和走私木料。不按照这项建议行事,会使犯罪团体获益,降低政府机构的可信度,并有损于公众对这些机构的信任。

192. 核查团指出他们更经常地侵害按法定程序办事的权力,特别是在国家履行调查和惩罚义务的法律职责方面,这可以从有关机构几乎完全无法对严重的侵犯人权事件采取法律行动,以及司法行动几乎中途流产的情形可以看出。

193. 国家司法机构应对这种现象负责,特别是公共检查官办事处经常没有能力对罪犯进行审判,因而无法执行任何法律管制政策。由于司法机构在调查和检控属于军方或与军方有关的人士,或安全部队的官员所犯罪行方面没有坚定的决心,而使业已瘫痪的调查能力更加恶化。

194. 令核查团感到不安的是,涉及非法活动的武装部队成员在利用不受惩罚的环境方面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因为历史的原因,军方曾在危地马拉发挥过特别作用。还值得关切的是,主要对与公众极为有关的案例未按法定程序处理,涉案的军方人员或与军方有关的人员未受惩罚,因军方利益而使司法程序受到干扰。

195. 核查团认为对军方成员参与和军方无特定关系的罪行进行的审判说明军方干扰了国家的调查和惩罚职责,核查团重申其针对改革涉及军事问题的现行司法制度所提的建议。

196. 非法团体的活动或特定政府官员单独采取的行动不是造成人权情况不佳的唯一理由,结构上的缺点也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这种情况由于政府官员特意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而告恶化,有关当局应为此承担责任。

197. 不受惩罚的现象持续存在应归因于政府,不仅是因为政府官员错误地利用了这种现象,还因为最高当局在法律上和政治上未履行国家保护和尊重危地马拉所有居民的人权的主要责任。

198. 同样,在公共检查官办事处、司法部门和国家警察之间目前缺乏协调,不能够只责怪结构上存在缺点。负有责任的有关当局内的政府官员有意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也会造成缺乏协调的现象。

199.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应由政府单独成立一个部门,在行政机构的坚强领导下来处理不受惩罚的问题,行政部门应为确保尊重人权和人民安全负主要责任。

200. 核查团虽然感谢国家警察作出的努力,但是指出这些努力尚不足以克服体制上的缺点,这些缺点使得国家警察无法在防止不受惩罚和保护人民安全方面发挥作用。因此核查团重申,如果要克服国家警察在结构和专业上的弱点,必须对其体制

基础以及遴选和培训警察人员的程序进行激烈的改革。

201. 总之,核查团对它在前一份报告提出的积极建议仍然有效感到欣慰,核查团认为总统宣布逐步废除军事警察,直到全部废除为止,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步骤,因为事实上,如果这项措施得到全面执行,可能有助于消除一部分不受惩罚的现象。核查团将密切监视这项措施对人权产生的影响。

202. 但是,这种小小的进展还嫌不够,必须果断地采取综合性政策来防止不受惩罚。缺陷出在体制方面,政府机构在督促大家尊重法律方面显得国不从心,并且缺少政治意志来实际改变这种情况。重复在前次报告中所说的一句话,政府只表示不鼓励违法行为和愿意处理不受惩罚现象还不够。政府必须以处理不受惩罚问题的总政策为基础,采取和应用坚决的措施。

203. 核查团认为如果不严肃地重视它上两份报告中所提的建议,就很难取得有意义的进展。核查团不能使用形式主义来作为其评价进展状况的标准,例如向有关机构发出提醒信函。核查团必须考虑该国政府是否采取促进改革的行动,以及改革产生的实际影响。核查团深深关切没有任何纪录显示政府已对其建议展开后续行动,特别是针对严重的不受惩罚问题的建议。有一个例外就是在总统人权委员会内设立了部会间联络委员会,但是核查团并没有收到关于该委员会产生的影响的资料。

204. 由于该国政府未理会前几次报告中所提的大部分建议,因此核查团向该国政府再次提出报告内的所有建议,特别是关于制订一项防止不受惩罚的综合性政策的建议;核查团还再次向最高法院和公共检查官办事处最高当局提出呼吁(见第二次报告第201段)。

205. 核查团深信该国政府因对《全面协定》所作的大部分承诺而受益,可以在总统剩余的任期内采取符合上述要求的关键措施;所有政党都应当严肃地考虑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持续前进的最佳保证是该国必须深切了解不受惩罚问题的严重程度和纠正这个问题的需要,这种了解在签订《全面协定》时已经显示出来,并且了

解程度已日渐加深,这可以从牧师和民政当局的公开发言中看出。

206. 此外,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核查的不受惩罚现象表明,民革联并未履行其对《全面协定》作出的承诺,特别是对停止造成平民百姓苦难的承诺,他们为了军事或宣传目的,对人民和百姓的财产造成伤害或使他们处于不必要的危险境地,他们也没有遵守尊重受伤者权利的承诺,他们阻止受伤者接受所需的援助。核查团还查证了民革联部队继续侵犯人权,他们收取“战争税”,威胁和报复平民,以及破坏平民财产。核查团严重关切民革联未能遵守和响应前几次报告所提的各项建议,因为如果对这些罪行不加惩罚就会制造一种不受惩罚的环境,对此民革联领导部门应当负责。

207. 核查团认为,危地马拉本身应当在克服尊重人权遇到的种种困难方面负主要责任。为此,联危核查团、危地马拉和平进程之友小组和国际社会已经做好合作的准备,条件是该国政府和民革联要显示坚定的决心,缺乏决心则外界的合作将会失去效用。

#### 结语

208. 最后,核查团再次感谢国际社会成员和危地马拉和平进程之友小组各国大使显示他们通过联危核查团支持和平进程的意愿。核查团感谢各方在其履行职责时提供的合作,并再次感谢危地马拉人民继续信任核查团有能力履行各方在要求设立核查团时所规定的任务。

收到的申诉书(按指控的侵犯人权情况分类)<sup>a</sup>

生命权

违反法律保证,未按法律程序处决或造成死亡	49
企图不按法律程序处决	18
死亡威胁	89
共计	156
	===

享有尊严和人身安全的权力

酷刑	6
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3
虐待	13
过度使用暴力	3
其它威胁	62
共计	87
	===

个人自由的权利

任意或非法拘禁	24
违反法律保证的拘禁	6
绑架	3
人质	0
被迫失踪	3
使用暴力、非正义或歧视手段征兵	7
共计	4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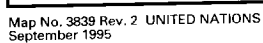
按法定程序处理的权利

程序性保证	9
人身保护令权利	6
获得司法援助的权利	45
共计	60
	===

<u>政治权力</u>		<u>7</u>
	共计	<u>7</u>
		===
<u>言论自由的权利</u>		<u>3</u>
	共计	<u>3</u>
		===
<u>行动自由的权利</u>		<u>12</u>
	共计	<u>12</u>
		===
<u>结社自由的权利</u>		<u>12</u>
	共计	<u>12</u>
		===
<u>在内部武装冲突中发生的其它侵犯人权事件</u>		
使平民受伤或受苦		31
攻击平民财产		7
攻击平民百姓生存所需的重要财产		0
恐怖主义行动		0
未能保护保健人员和传教人士		0
不满15岁的儿童参与内部武装冲突		2
	共计	<u>40</u>
	总计	<u>424</u>
		===

---

<sup>22</sup> 每个类别所列的申诉数目在核查过程中会有变化。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Cartographic Section

29217

47/48 Bl.